

风/物/记

红豆花鲜滋味长



黄海子

在江津老家，人们一直把成品的豆腐乳称为“红豆花”。至于豆腐乳为什么叫红豆花，我想应该是豆腐乳表面裹上了一层鲜红的辣椒面；或者是鲜红的辣椒面遮住了白色的豆腐乳被摆放在餐桌上，就有了别样的烟火风景——火辣的颜色让人对日子有了好的希望。

我的老家在李市镇的乡下，乡下农家的女主人，几乎人人都会做红豆花。因此一到冬腊月农闲下来的时候，家家都开始做红豆花。

做红豆花的流程是：先把黄豆用石磨碾碎，碾碎的黄豆用井水浸泡一段时间，然后再将浸泡后的碎黄豆颗粒碾磨成豆浆；豆浆磨成，就将豆浆倒进一口大铁锅里，架火将豆浆烧沸腾；豆浆沸腾后，就把豆浆舀进早就准备好的过滤豆浆的滤帕中，将豆浆与掺杂在豆浆里的豆渣分离开来；被分离出来的豆浆再次入锅，架火烧到八分沸腾的时候，女主人就将调和好的“胆水”，一点点地倒进豆浆里不停地搅拌，让胆水与豆浆充分地交融，直到豆浆在大铁锅里变成一大朵一朵洁白的豆花。

接下来就要将这些豆花，舀进垫上滤帕的大笊箕沥水，水沥得差不多的时候，将滤帕包裹住豆花，再在上面压上一块石头或重物。等个对时，直至将豆花里的大部分水沥出，被压制成块的豆花就可以取出来，用刀开成两厘米见方的块。这些被切好的方块被一块一块，一层一层均匀地码放进垫有棉絮、谷草，以及分层用的菜叶或者芭蕉叶的保温的箩筐里。然后将盛满方块豆花的箩筐放到家里最恒温的角落里，只等豆腐在时间里慢慢发酵、乳白。豆花在箩筐里发酵至七到十天，翻开捂住箩筐上面盖住用以保温的棉絮，察看那些方块的豆花，如果每块豆花上都长出了厚厚的白色或浅灰褐色的绒毛，那么，红豆花就成了七成。

接下来的工序，则是做成红豆花最关键的一步——红豆花颜色的鲜淡，滋味的丰盈、长短全靠这一步的拿捏。人们将备好的白酒、食盐、姜末、醪糟水、花椒面、红辣椒面几样简单的佐料一字摆开。然后将长满“毛”的豆花依次在摆好的佐料里滚动着走一遭。再将这走完了旅程的豆花用晒焉了的菜叶子包裹上，放进备好的坛子里密闭。然后将这密闭好的豆花交给时间，让它在时间里生长、历练、直至成熟。

乡下各家成熟了的红豆花，虽然用着相同的工艺，同样的佐料，但它们的滋味，却像乡下人们的日子，韵味悠长。当打开密闭装有红豆花坛子的盖，红豆花特有的香味弥漫开来的时候，也正是乡下最热闹的过年时节。

此时，外出办事的人急急忙忙地忙完事归来，长年在外打工的也赶紧慢慢地回到家中。过年本就让人开心，又有了家人团圆的加持，在这要喜庆有喜庆，要天伦有天伦的时候，自然就少不了顿顿丰美的餐食。而顿顿这样的餐食，总会让人生腻。不过每餐最后一道端上桌子的，在小巧别致的碟子里，一片随红豆花一起发酵后有些深褐色叶子的上面，品字型摆放着的红豆花，像热烈喧闹里的一股清音，一下就人的腻解除了。

过完年，打工的又得远行，鼓鼓的行囊里，一定少不了满满的红豆花。当红豆花在异乡再次被端上餐桌，用筷子夹起一小块放进嘴里，远在故乡的老家就出现在了眼前，她安宁地坐在那里端详着自己……看着眼前的老家，此刻嘴里的红豆花不用咀嚼，那味便弥散开来，复杂绵密且悠长。

我寻思着老家的红豆花，它究竟是什么——是思念么，是乡愁么？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读/与/思

“女人如山”的情怀写照



周其伦

重庆作家罗涌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蛮王寨》，再度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热切关注。我们从《蛮王寨》的娓娓道来中，领略到了罗涌多年基层生活的内心独白，尤其是深切地感悟到他在近几年里担任驻村干部的生活实践与责任担当。他与当地的村民朝夕相处荣辱与共，将文学的视角真诚地放置在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现场，在山乡巨变的宏大壮阔中寻找文学创作的富矿。

西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蛮王寨》，把位于武陵区古老川鄂大道上的一个小村落“蛮王寨”，作为情节的支撑点，并以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杨家祖孙为核心人物，串联起杨家、罗家、向家等几个家族的延绵，巧妙地将这些年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搭建在一起，找到了一个很给力的交接点。特别可贵的是，作品里塑造的杨家祖孙两代女性，更是以女人的柔情似水和坚韧执着影响着代代“蛮王寨”乡民，描绘出对改变家乡偏僻落后面貌、早日实现致富愿景的那种气吞山河的壮举。

罗涌从人文色彩和地方特产的推出方面大做文章。在《蛮王寨》中，他浓墨重彩地以当地极富盛名的“三多桥”“三多面”“三多湖”等风情万种的地域元素为抓手，用这里人与人之间亘古长存的情感纽带架构故事。在这些颇有地方人文特点的叙述语境中，不知不觉把读者带入进他处心积虑设置的艺术场域，让我们在艺术欣赏的同时感受到土家人别样的亲情铺展。

蛮王寨的地理位置十分险峻雄奇。而这里有神秘的巴人崖棺，有漫山遍野绚丽多姿的李子林。驻村干部林子浩，是一位人类学博士，他担任着村里的第一书记，围绕着他逐一登场的，则是一个个色彩鲜明的女性形象。村支书杜鹏苦口婆心地劝慰着村民勤劳致富，远在沿海的深华市三多集团董事长杨心，在其奶奶杨素的影响下，毅然将集团转型投资的目标放在了以蛮王寨为中心的三多湖周遭。这几个女人大气恢弘地出场，引领着当地的罗半山、铁炉子众多的乡民为改变家乡的面貌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也感染着林子浩这位人类学博士，使他在乡村振兴中淬炼成长。

三多集团原来的董事长、现今已九十五岁高龄的杨素，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蛮王寨，勾起了她对自己身世的无限感怀，和对家族间陈年往事的回眸。她命运的悲欢离合又牵引出一个个久远的家族争斗场景。小说在复线推进中款款书写，民风民俗得到点滴呈现。还有在作品后半段对村支书杜鹏牺牲现场浩气长存的刻画，都为这部作品增添了许多亮丽的色彩。正是通过作者这样游刃有余的旁逸斜出，才使得我们今天所读到《蛮王寨》变得愈加地有滋有味，亦愈加地磅礴生动。

《蛮王寨》独特地域文化特征描摹，当地浓郁风情的流连，讴歌了以杨素、杨心、杜鹏为代表的女性们那种不畏艰险、改天换地的大无畏精神，也昭示出我们中华民族继往开来无往不胜的一种宏阔情怀。假如我们从这个基点上去感受《蛮王寨》，其“女人如山”的命意，便越来越清晰和凝重。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诗/绪/纷/飞

但见槐花向阳开



耕夫

早莺争暖树，新燕啄春泥。第五届中华诗人节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东青州隆重举办，我应邀代表重庆诗词学会参加这一年的诗词盛会。中华诗词学会号召海内外诗人“努力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让诗词创作反映新时代、记录新时代、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作出贡献”。

一代词宗李清照在青州生活了近20年。这方沃土滋润了她的创作，她的词章使青州名播海内。易安词精美的结构、巧妙的联想、深沉的情感、审美情趣、家国情怀和生动的语言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对当代诗词创作的启示也是不言而喻的。

草湊数韵以记壮行。

青州赴诗会

初夏青州访贤来，
三贤祠里久徘徊。
满目寻遍诗何在？
但见槐花向阳开。

青州诗会

一
正声大雅续新篇，
唐风宋韵指掌间。
寄语吟坛叱咤手，
寻词应拜李易安。

二
驛坛鏖战别样欢，
传承李杜有渊源。
一卷读来声切切，
夏云春树齐鲁天。

青州第五届诗人节

试问吟旌何处寻？
青州相与共鸣琴。
华文区域同心颂，
大汉衣冠举世钦。
莫讶和弦音促促，
还惊岁月逝骎骎。
绿肥红瘦风光好，
只待归舟系柳阴。

在青州，把一盏淡酒——寄李易安

站在你的溪亭渡口，
兰舟上，陪你饮杯闲愁。
推窗看你轻移碎步，
低吟一曲月满西楼。
你的藕荷你的鸥鹭，
飞跃千年依然翩飞争渡。

你的青梅你的海棠，
穿过千年依然绿肥红瘦。
你的梧桐你的细雨，
慢数过多少夜阑更漏，
三杯两盏岂能将伤痛饮够。

我的目光轻轻触动，
唯恐惊了你的春梦，
怕千年相思酿成酒，
醉翻长溪载不动的那些浓愁。

在青州，把一盏淡酒
青绿恰在，清照归来
我将《漱玉词》吟诵
千年词宗风华依旧

在青州，把一盏淡酒
醉卧在宋词的芬芳花丛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副会长)

乡/村/故/事

包鸾坝的春宴



孙江月

包鸾坝的春宴是一只大花篮，插在盆地上。桃花、杏花、梨花、樱花在河堤的四岸田埂小山堡依次序排着队入席。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有着少男少女一样的天真浪漫，又不失君子风范，丝毫不遮隐，不忌讳。像花仙子一样，各自在树上嘻嘻哈哈，得意洋洋，逍遥自在，尽显风流本真。

先是樱花出来与春天见面，羞答答的然后是杏花嘟着酒靛出来打招呼，随后是梨花带雨出来，看样子有些心事，纷纷扬扬，洒洒落落；接着是桃花梨花一齐出来，擦脂抹粉，梳妆浓抹，像时装模特儿，大大咧咧，英姿飒爽，按捺不住心情说：“春天好！”而油菜花是出席包鸾坝春天盛宴最特别的嘉宾，很是讲究梳妆打扮——全身穿着黄金做的衣服，艳丽昂贵至极，春风一吹就要闪腰，于是选择只在地面上展示风采。折耳根从田埂上生长出来，密密的，嫩嫩的，散发出别样的清香味儿，只要采摘一根，就会咀嚼出眼前泥土的芬芳，岁月轮回的艰辛，大地春归的福祉。

鸟儿是欢乐歌唱的使者，盘旋着拍打着翅膀，从不同的方向——弹子台村、华坪村、亭子坝村、红花坡村，呼朋引伴，你追我赶，叽叽喳喳飞往这里。

蜜蜂是春天宴席的勤劳小哥，也是春天歌咏赛的怂恿者。它向来怜香惜玉，不曾寂寞，不曾闲过，虽然长得不如这儿的喜鹊漂亮，却自信，一点儿都不客气，嗡嗡地飞向包鸾坝，飞向乱花丛……

村民们，守望着自家的小院，没有在院与院、村与村的花开花落，总是劳作在地里，耕种着……老黄牛在如织的春水田头，哗哗地拉犁晃动……

夕阳向晚，烟霞弥漫，炊烟袅袅，包鸾坝上嘎嘎的麻鸭声在耳畔由近及远……这是包鸾坝坚守的乡愁吗？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